

青春部落

多梦青春

立言 / 著

是泣血的青春，是炼狱的青春；
是从幼稚走向成熟的青春；
是你的青春，也是我的青春。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多梦青春

立言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春部落/任之,立言著. -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6

ISBN 7-204-04805-9

I. 青… II. ①任…②立… III. 儿童文学 - 长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7560 号

青 春 部 落
任之 立言 等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商标彩色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4 字数:800 千

2000 年 1 月第一版 2000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7-204-04805-9/I·892 定价:72.00 元(共 4 册)

《多梦青春》自序

就我的苦难经历而言，我比较适合成人小说的创作。从事校园长篇小说的写作，纯属一种无奈的寄托。也许在成人世界里我无法寻回生命中的纯真和梦想，只有从少年人身上才能感受到生命的春天。生活的磨难，铸成了我独特的个性，使我与成人世界格格不入。总是梦想闯入少年人生活，和少年人一起成长。

青春是属于一切奋发向上、充满活力的人的。而校园青春小说更能给青春的生命一种力量，一种鼓舞。在这世风日下精神颓废的年代里，青年人缺乏思想和力量也就失去了活力，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用正确的思想和上进的精神去感召、去引导一代青年人是很有必要的。

我的长篇小说《冰太阳·红太阳》、《阳光地带》、《雨季不再来》、《宣誓成年》以及这本《多梦青春》都是以青春校园为题材的，都强调了“生活对人的淘汰和选择”这个生命的主题，反映了社会变革对校园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以及青年人在

成长过程中的困惑与艰难。作为过来人，我的笔致没有教导或是训斥的色彩，而是和青年人一起生活、一起思索、一起去冲刺生活的难关；因而对青年的困惑与苦恼能够达到感同深受的境界。在不言之中尽其所言，使青年读者有所得益。

《多梦青春》叙述了一个农村高中女孩的命运悲剧：她希望通过高考走出大山，改变自己的人生，可命运却恶毒地捉弄了她，连续参加三次高考都失败了。人们都说她的父亲“死”了。可有一天，她“死”去的父亲突然回来了，并千方百计无耻地要毁灭她……作品从正在成长的青年人的心态所携带的文化内涵出发，冷静地观察社会变化对教育以及青年人的深刻影响，给社会提出了“救救青年人”这样的呼声，从而对包括教育体制在内的文化导向机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多梦青春》是泣血的青春，是炼狱的青春，是从幼稚走向成熟的青春；是你的青春，也是我的青春。能够让你感受到书中主人的命运就是你所经历过的或听说过的，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是为序。

立言

1999年5月16日 写于长沙慧言阁

目 录

第一章	城市采花郎.....	(1)
第二章	快乐的小狐仙.....	(22)
第三章	七月流火.....	(51)
第四章	八月在宇.....	(65)
第五章	适彼乐土.....	(95)
第六章	谁舟予美	(120)
第七章	君子好逑	(151)
第八章	山有扶苏	(184)
第九章	在河之洲	(219)
第十章	之子于归	(247)
	花开的声音	(276)

第一章 城市采花郎

人生就是这样自己给自己编织悲剧，常常在离自己的目的仅举步之劳的歧路上徘徊从而坐失良机，造出千古遗恨来。

清明节过后的第一个星期后，屏峰山被一场春雨洗过之后，格外清新澄碧，漫山的青枝绿叶红花碧草娇艳艳地沾满水珠儿。湿了羽毛的金翅鸟在竹林间叽叽喳喳地一边唱快乐的歌儿，一边抖动翅膀上的水珠。水珠落到小溪里。小溪从竹林间欢畅地流出来，又一头钻进茅草林里，不见了。太阳渐渐被青紫色的群山埋下去，背阴的山沟里也渐渐升腾起白茫茫的烟霞。这时间，从根本没有路的山崖荆棘丛中钻出来一个年轻人，十七八岁的样子，白白净净的脸很秀气，却在双眉间点了

一点暗紫的伤，很显眼，像门神画里的娃子似的。

他手里抱着一大抱映山红，显然是从城里特地来屏峰山采花的。看样子，他在崇山峻岭上奔波了一整天，淋过雨也许还饿着肚子。现在，他累极了，原先采花的那种兴致是一点儿也没有了。他身边的灌木丛中就开着一簇很鲜艳的映山红，比他怀里那一抱要好看得多，可他连看一眼的心思也没有，他脸上布满了一层疲惫、茫然、恐惧和汗渍。

他现在站的这个地方的环境是这样的：四周是密密匝匝笔立的山峰，中间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平坦草坪，全是一米多高的箭杆茅，草坪的正中间，死立起一匹紫褐色山崖。那匹山崖极像个仰面的女人的古化石，化石的断续中是绿色的草衔接。在那些茅草案案里，却旗杆儿似的高高树起一两棵他并不认识的树。那树极像一支支蜡笔。杆儿只单杠那么粗，却高入云端似的，全然无枝无叶，树皮是黑里透红，直到树梢才有一篷嫩绿的叶子。所以，城里的采花郎看到那匹山崖和长在山崖上的怪树，便突然想到一些扎在一个女人身上的冷森森的长矛。

夜的影子正像一片浓重的乌云，汹汹然向这山洼洼里的一片草坪涌来。但这一切还不至于使这位采花的少年产生如此巨大的恐怖，此外还有一个令他毛骨悚然的原因就是：他千真万确是被一只玉面狐引到这里来的！

那是一只极漂亮极玲珑可爱的小狐狸。那阵子雨刚停，天初雾，新出来的阳光很是艳丽迷人。这位城里的少年独自在一

座山崖下采那些沾珠带露的鲜艳的映山红，突然发现离他不过大把远的另一匹山崖上一只玉面狐婷婷而立，朝他发痴发呆，他的心怀然而动。那一刻迷失了本性，直朝那只玉面狐追去。结果，他被它迷惑着不知跑过了几条山沟几座山头，总之，他被弄得晕头转向，不辨东西南北了。但他自己竟毫不觉察，一心只想追到它。后来，他追到了一个独家村。

那村只有两间青砖瓦屋，屋边有一片废墟被改作了菜园。菜园却特别大，一圈水竹和木榨树筑成的绿篱竟围住半片山坡。被围的山坡上有一棵大圆桌那么粗的老枫树，老枫树兜生了一个黑乎乎的大洞。玉面狐被少年郎追得急了，竟一头钻进枫树洞。但立即就出了一件令人心惊胆裂的事！

玉面狐还没有完全钻进洞去，突然一声惨叫退出来，掉头朝少年郎这边仓惶逃窜，在它的身后，紧追出一条碗口粗的大黄蛇！

那黄蛇面目狰狞，头昂起一米多高，气势汹汹地追击玉面狐。刹那间，少年郎也被吓傻了，直待玉面狐从他双膝间窜过去，他才猛然醒了，迅疾拾起一块断砖朝那黄蛇狠掷过去。他不知打中没打中，当他掷第二次时，那黄蛇也退回树洞里去了。少年郎惊魂未定，回头看，那玉面狐竟还站在不远处正感激地望着他。这时候，他十分激动，而且，他发现，他和玉面狐正站在一片乱坟岗里，在他与它周围，至少有 30 堆新近祭扫过的旧坟。

他心里有些害怕了，想逃，那玉面狐却似给他领路似的，

总跑在他的前面，结果，他被懵懵懂懂地引到了这个地方，而那只小玉面狐却在那一片密草丛中突然无踪无影了。他怀着一种恐惧而又惊奇之心寻踪觅迹，结果，他在密匝匝的茅草窠中找到了一个山洞。那洞不大，垂直向下，看不到里头有多深；洞黑黑的，站在洞口却听到洞内似有铜钟訇鸣。

这一下，少年郎真是吓坏了。此情此景怎么能不叫他想入非非呢？他现在一下子就想到了许许多多关于狐狸蛊惑少年郎的故事，却怎么也想不起一条回去的路。

人在一种特殊的环境里是很难保不信神信鬼的，幻觉会逼迫你胡思乱想。

其实，这位采花少年郎现在所在的位置离他出山的路已经很近了。从他站的地方走下去，只要 15 分钟，他就能看到一座凉亭，那里有一条大路直通他要去的秋阳镇。只可惜他进山时没走这条大路，而是走了另一条极少有人走的荒僻小路。他因为跟同伴们呕了气，便把大路让给了伙伴，自己独闯了小路。

人生就是这样自己给自己编织悲剧，常常在离自己的目的仅举步之劳的歧路上徘徊从而坐失良机，造出千古遗恨来。

这个迷路的采花少年郎站在恐怖的草坪中，站在他认为是个山洞而山里人叫“蟒洞”的旁边很犹豫了一阵子。最后，他似乎终于下定了决心，从自己的怀里摘下一瓣极细微的映山红花瓣托在手心，高高地举过头顶，然后闭紧了双眼，一咬牙，将那花瓣抛上天空，待到花瓣落地之后才睁眼看那花瓣指示他

的方向。

他将沿着这个方向走出恐惧茫然。

他这种把一切托给运气的选择真是最糟糕的错误，事实上，季节不同，风向有别，他遵循花瓣为他选择的方向走出山洼草坪，寻得了一条山路走了约 20 分钟，转过了两道山嘴，突然又碰见了一条小溪。溪里满是奇形怪状的乱石。清亮的山泉从一片茂密的阔叶茅草林里从容不迫地流出来，漂出一长串少女的欢笑。

这串少女的欢笑使这位来自城里的采花少年郎的精神陡然兴奋起来，那种迷路而生的惶惑情绪顿时一扫而空；他被那只小玉面狐拖累而生的无穷的疲劳与沮丧，也在一瞬之间被那股清新油亮的山泉洗涤得极洁净，极空灵。他急忙离开原路，循声潮流而上。

这时候，山沟里已是静悄悄的见不到一个人影儿了，而漫山遍野山里人沤的火肥堆却正青烟袅袅。袅袅青烟带着一股醉人的泥土焦糊香味满山沟散开去，给青黛的山腰笼上一层薄明的白雾。白雾深处，偶尔显现出朦朦胧胧的一点两点红花和茅舍。采花的少年郎穿过十几米长的一段茅草林之后，他便豁然看见了一座青石板桥，桥下涓涓溪流里，蹲着一群十五六岁的山里姑娘，每人胯下漂着一只小蒲篮。小蒲篮里装满了鲜蘑菇。胭脂菇绿豆菇金钱菇，红的绿的黄的，像一朵朵刚采来的带露的花骨朵儿，鲜润柔嫩。浅浅的溪水在山里姑娘们白皙浑圆的双腿间嬉闹着，欢逐着，笑声朗朗。

城里来采花的少年郎看呆了——这是一群无忧无虑的小狐仙呀——他站在青石桥上痴痴地看着那一群花枝招展的女孩子，暗自惊叹。

她们站在水里追着少年郎和细菊的背影放肆地浪笑，笑弯了腰，笑出了满眼羡慕的泪水……

这群山里姑娘真是一群快活的小狐仙！她们生活在大山沟里，因此便很少知道外面的世界，他们六根清净，因此便无忧无虑。大山养活着她们。大山有很清亮很甘甜的山泉，山泉滋润着葱茏灵秀的山林，滋润出秀美多情的姑娘。

这条小溪叫玢河。玢河边长大的姑娘就特别灵秀。大约是水土所致，玢河边上的姑娘的肌肤特别细腻娇美，脸蛋儿全像是搽了胭脂水粉似的，白里透红，粉嫩滋润。

采花少年郎看到的这一群小姑娘已经在山野竹林间疯跑了大半天，采了一篮子野蘑菇，便欢聚到玢河里来，洗蘑菇，也洗她们自己身上的泥土和疲劳。她们竟没有想到会钻出个漂亮风流的城里少年郎站在桥上偷看她们，她们还以为这片天地只属于她们所有哩！小蒲篮里正装满了她们从山野间捡来的欢乐，她们正沉浸在大半日疯癫的快意里。借着洗蘑菇的机会，说着她们姑娘间的悄悄话儿取乐开心。

“春珍，你婆家送日子来了吧？”

“瞎说！我可瞧见你编蒲篮啦！”

“呵——春珍要嫁咯——呵——”

“噢，细菊，你呢？”

“我什么？我可不像你们，人没长成鬼没变相就慌着朝你娘要婆家！”

“嘿，人家是中学生哩，日后提蒲篮的，还不准是个工人呢？要你瞎操什么心呢？”

“你也瞎说了，人家日后考上大学，提蒲篮的才不是工人哩，是大学生呀！”

“傻，大学生兴自由，像电影里放的，自行车带着她，哪有提蒲篮的呀？”

叫细菊的是个高挑姑娘，头顶上堆着高高的一堆乌黑的辫子。她既然得罪了大家，便也要做大家攻击的目标。但伙伴们的围攻倒叫她的心里漾起一丝甜意。在这一群人里，她是惟一没定婆家的，就因为她是惟一的中学生。她今年就要初中毕业了，也许，她真的能考上高中，然后，真的能考上大学，走进城市……她想到甜蜜的地方，禁不住甩了一下头发，头一侧，她发现了桥上站着的城里少年郎。她的心蓦然一慌，忙低下头去装着洗蘑菇。

“姑娘们——”城里的少年郎已经看到了细菊的眼睛，便也兴奋起来。他很有礼貌地对细菊她们说：“你们好哇——”

姑娘们被小伙子吓了一跳，欢声笑语戛然止息，只有溪水还在她们脚下哗哗地取笑她们。她们全体抬头惊讶地望了城里少年郎一眼，悄悄话被一个陌生的小伙子听了去，真是叫人难为情。

她们羞涩的目光便又迅速慌乱地躲开去，一个个脸红得像胭脂茄一样可爱。

但也有一个姑娘偷看了第二眼，那就是细菊。当大家都抬头惊望那位城里少年郎时，她没敢抬头，好像做了贼似的。但她已经看了那少年郎一眼，看见了他怀里抱着一大抱晒蔫了的映山红花。这一眼给了她一种引诱，她现在很懊悔那一眼看得太匆忙。他的眉间好像有颗朱砂痣。她想再看看那颗痣。但这一次单独行动，恰巧又与少年郎的目光相撞了！

少年郎有些慌乱地笑起来，他姗姗走下桥去，从山溪里掬了一捧水扑到脸上，讷讷地说：“听我说呀姑娘们，我迷了路需要帮助。我想请问你们，从这儿到秋阳镇去，该怎么走呢？”

但事情糟糕透了。他这一问之后，所有的姑娘又都把头埋下去了很深的一截，全都憋着劲儿连大气也不出，那样子好像都是有意躲开这位城里来的采花少年郎的焦急询问。

迷路的少年郎被弄得莫名其妙，不知自己哪儿冲撞了姑娘。他束手无策，而且顿生自惭形秽、无地自容的窘迫和羞涩。他感到全身猛一下子燥热得很难受，汗水流得汹汹然。他狼狈地抹了一把额头的汗水，有些沮丧地说：“姑娘们，求你们指个路，行吗？”

小溪里的姑娘们也窘迫极了，她们其实是极愿意帮助这位迷路的少年郎的。山里人本是极热情好客的。如果是在她们家里，别说是问路，便是讨碗茶讨顿饭，或者干脆借住一宿，她们也会很热情地招待你。当然，那有她们家长在面前作主。可

眼下，这位迷路的城里少年郎却是当面问她们，他又是那么年轻漂亮，又是当一群姑娘的面敞口说话，谁好意思抢先答他呢？已经懂得了男女之间那点子事的姑娘们总感到，跟一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陌生男子讲话，是一件很害羞的事，何况，当着伙伴们的面，你先搭腔，大伙会起哄取笑的呀。

但玢河边上长大的姑娘们到底是很会心疼人的。她们装着低头遮羞的样子，其实却全都看到了城里少年郎那焦急失望的窘态，她们心里很难受。她们便偷偷用眼角儿商量开了。商量的结果是公举细菊出面，送走这个少年郎。因为，她是她们中间惟一的中学生呀，她不出面谁还配出面呢？

“细菊，你顺路，你带他去女儿桥不行么？”终于，有几个姑娘同声这样说，声音轻轻的，只在她们之间的水面上漂浮着。

叫细菊的姑娘兴高采烈地刚想应承，猛发现伙伴们朝她挤眉弄眼，她的脸刷地红过了耳根。她急舀起半掌溪水凶狠地朝那几个窃笑的伙伴洒过去，嗔骂着：“啐，叫你去吧！”但羞涩的僵局也就在这亲热的嘻闹中被打破了。姑娘们陡然大方起来，似乎已然把全部的羞涩抛给了细菊。她们全站起来身，望着少年郎友善地哄笑着，一边指着细菊乱叫：“叫她送你，她顺路，你过来帮她提蒲篮呀！”

这时候，少年郎也轻快起来，他讷讷地说：“谢谢你啦，细菊姑娘！”

细菊被城里的少年郎叫得心口扑扑跳。她在伙伴们不怀好

意的窃笑中羞答答地站起身来，很愉快地犹豫着，彷徨着。

城里的少年郎在细菊犹豫时早已瞅准了机会，踩着裸露在水面上的乱石，几步跳到细菊身边，抢了那只小蒲篮返身便走。

小溪里的姑娘们一愣，突然齐声拍手哄笑。

细菊又羞又急，大叫：“哎——放下！”

姑娘们只一声围住了细菊羞她：“呵——哎了哟，哎是谁呀？谁叫‘哎呀’——”

城里少年郎却似什么也没听见的，提着小蒲篮，在溪流的乱石上跳跃着。

细菊在伙伴们的哄笑声中一边追一边叫：“放下，错啦！那不是我的蒲篮！”

城里的少年郎愣住了。细菊便几步追上来，低着头红着脸，一把夺回小伙子手里的蒲篮，轻声说：“走哇！”便小松鼠似的用脚尖点着乱石轻轻地跳上了岸。

城里的少年郎恍然大悟，他为山里妹子可爱的狡黠甜甜一笑，回头朝溪里的姑娘们道了声谢，也紧跟着细菊跳上了岸。

但这位城里来的迷路少年郎却不知道，他刚才的冒失行为是怎样触犯了山里一个古老的风俗礼规。在这一片山沟里，新女婿第一次上门认亲，丈母娘不给你茶，不给你烟，只在门口放只小蒲篮，篮子里装着花生红枣，里头压着姑娘的年庚八字，上面放双姑娘亲手做的鞋，新女婿拎起蒲篮调头回家，便算定了亲了。

因为蒲篮与女孩子的终身有这样紧密的关系，所以，姑娘